

遺言類記

上

和書門			
一六七七	一六七七	一六七七	一六七七
一七九	一七九	一七九	一七九
三冊	一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九	六六七	六六七	和書
函	一	一	
六架	三冊	號	類

儒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771	
冊數	3 (1)		
函號	159	98	



安藝吉村斐山先生錄

遺言類記



淺草文庫

忠貞

一日

曩者余為子弟輩。講先儒淺見先生所
述靖獻遺言。已而卒業。弟輩進請曰。自
明初遜國之亂。至其末造。節義之士。蓋
不復少矣。盍繼之輯為一書。以使吾儕
得覽焉。余曰。遺言已足矣。勿以為也。假
令為之。余之謏聞薄識。豈能免狗續之
譏乎。曰。非敢公諸世也。庸何傷。慙慙不

貴言類記序

已。適長夏講習稍暇。乃採明史及南疆
繹史等書。試哀次之。始於楊繼盛。終於
瞿式耜。粗倣遺言體裁。且因類附記。遂
成若干卷。以授。告之曰。嗟乎。諸君子之
赴義遂節。以存綱常於將滅者。孰非講
學之力。蓋道義之學。至明氏中葉。而大
明於天下。既有足以維持民彝。感發天

良者矣。是故及璫禍沸騰。運丁板蕩。真
儒名臣猶彬彬輩出。與夫文謝諸公。後
先輝映。相為其盛焉。然而或疑其無
救於國家之敗亡。孟子不云乎。若夫成
功則天也。諸君子亦各盡其分而已矣。
抑吾人讀書講學。或徒激於勝心浮氣
騖於功利權謀。而毫無所得乎天良

民彝之實。則先儒之述。亦將同於鞶帨。而況於茲編乎。既以告弟輩。且以自警焉。

慶應紀元乙丑閏五月吉村駿識

井關謙書



遺言類記目錄

臨刑詩二章

楊繼盛

遺表

高攀龍

答友人書

呂維祺

衣襟詔

莊烈帝

殉難詩三首

劉宗周

荅清睿親王書

史可法

永訣詞

張肯堂

絕命詩

瞿式耜

右共八卷

遺言類記卷之一

安藝 吉村駿 輯

臨刑詩二章

明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繼盛字仲芳。號叔山。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覩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邪。兄言於父。聽之。學。然不廢牧也。年十三歲始得從

師學家貧益自刺勵。

王世貞撰公行狀曰十八補邑諸生踰冠

讀書於邑寺僧舍恒讀至夜分會寒無下

襦遠屋行且温誦日所臆令脛微暖得稍

假寐又每舉鄉試卒業國子監祭酒徐階

字子升誦存齋丞賞之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

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

字汝節號苑洛謚恭簡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

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

著二十九年秋俺答躡京師南中議發兵

勤王無敢行者繼盛奮曰君父之難何敢

辭也既而議罷十月考滿召改兵部員外

郎道由山東乃特趨曲阜謁孔顏廟又枉

道登泰山絕頂

自著年譜題絕句曰志欲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未序云予讀孟子書以為天下惟泰山為高今陟其頂而觀之則知所謂高者特高於地耳而山之上其高固無窮也予於是悟學之無止法矣

明年二月赴京時邊患急咸寧侯仇鸞以

勤王故有寵帝命為大將軍倚以辦寇鸞

中情怯畏寇甚請開互市市馬莫與俺答

媾幸無戰鬪固忌寵繼盛以為讐耻未雪

遠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一、大畧謂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讎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餼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為市以羈

糜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
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
曰。吾陰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
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
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
是名羨而實大損也。曰。俺荅利我市。必無
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
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
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

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
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為陛下主其事
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陛下宜奮
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
不出十年。臣請為陛下。竿俺荅之首於藁
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
大學士嚴嵩等議。鸞攘臂罵曰。豎子目不
睹寇。宜其易之。密疏詆繼。盛阻邊計。乃逮
下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

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為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揚公即須我曹穹帳亦舍之。况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揚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鬻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鬻凌已心善繼

盛首攻鬻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鬻且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妻張氏曰公休矣且歸耳。一鬻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鬻也公何以報為。繼盛霍然悟曰吾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具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懼思圖報稱。盖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

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為災皆嵩所致。請以嵩十大罪為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

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

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群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沉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在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綴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西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掌工部。總兵陳圭洊紆後府。巡按黃如桂亦驟亞太僕。既籍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為大將。鸞冒禽哈明兒功。在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鸞。是引背逆之姦臣。

遺言卷之二
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誤我，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

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踈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踈，巧彌縫者為才能，勵節介者為矯激，善奔走者為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

皆尚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
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此十罪而又濟之以
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
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
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
納也用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
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
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
嵩之鷹犬也畏厥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

結為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
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葛也畏科
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
行人之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
御史之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
餽贐相屬所有愛憎殺之論刺歷俸五六
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
敢忤姦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
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

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為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狀行。

曰。是時海內士大夫。傳錄公疏。至紙為貴。嵩見召問二王語。喜

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大怒。命下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尚書何鰲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案先生集云。五歲兒入視。遣歸不去。同宿數夜。有憾。良和好。向孩極看。天下無如父子親。我有乾坤大父母。孝情不似小情真。又有午睡詩三首。其一曰。踈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頻照。恐落囊中第二人。此皆似係獄中作。因摘錄此。每出朝審。士庶夾道爭欲一見顏色。

至擁塞不能行。入朝。內臣勞以酒肉白金。悉謝不受。觀者共指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又指其三木竊歎曰。奈何不以此囊嵩頭。司業王林詣嵩曰。人言藉藉。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救之。其黨胡植鄆懋卿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頷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張氏伏闕上

書曰。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徇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再經奏讞。俱荷寬息。今忽闖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監臣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為疆場效死。以報君父。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嵩屏不

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晦死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二章。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為。遂談笑赴堂。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薙。碎瓷盃。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若。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

名旌忠。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胡或曰。讀先生阻市誅姦兩疏。及赴義二詩。方之睢陽。聞遂柴市。衣帶更令人傳誦。悲歌毛髮上指。張鳳翔曰。予聞之。故老公死。喻時。肅皇帝尚惓惓問公獄。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嵩奸。而鄒公應龍。林公潤。得相從。此遂燭蒿。而鄒公應龍。林公潤。得相繼奏。則公一死。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明。益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益於

君則為之。公之謂也。蓋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存其沒。社稷均賴之。非區區以烈士殉名也。

與何吉陽書曰。別時辱教言。諄諄切於骨髓。弟以愚疎。謀為拙謬。自貽顛躓。負教甚深。罔土二年。仰托雲庇。居食如常。身心寧靜。患難夷狄。若有所得。是前日相講之學。乃今日受用之處也。所苦者危疑不立。日伍囚徒。一點生機不見長進。恐終為鐵背漢而已。便中望賜教万万。此時此際。生死未卜。誌表之託。兄與淡泉諾之矣。不知肯不負否也。

案吉陽名選。湛甘泉門人。先生嘗與之為五日之會。會則講論終日。一力行。其言曰。予死生利害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也。又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云。年求學業如何。幸勿蹉跎也。嗚呼。先生所得於學者深矣。故蒙難之際。處之泰然。終無怨悔之意。豈不一代偉人哉。

馮恩字子仁。號南江。松江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吳氏親督教之。比長。知力學。除夜無米。且雨室盡濕。恩讀書牀上自若。登嘉靖

五年進士。除行人。執贄王守仁。

字伯安。號陽明。謚文。

成。擢南京御史。帝用閣臣議。分建南北郊。

且欲令皇后蠶北郊。恩上言。天地合祀已

百餘年。豈宜輕改。禮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

議。恩草疏時。自意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

罪。於是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

言。恩上疏劾張孚敬。汪鋹方獻夫曰。張孚

敬之姦久露。汪鋹方獻夫之姦不測。陛下

去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

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鋹腹心之彗也。獻

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

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

下錦衣獄。恩日受榜掠。瀕死者數。竟論死。

長子行可。字見卿。年甫十三。伏闕訟寃。日

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

乞救。終無敢言者。時鋹已遷吏部尚書。比

朝審。鋹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鋹令卒拽之

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鉉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為大臣。欲以私怨殺言者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寮。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為厲鬼。擊汝。因詆鉉不已。鉉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亦愈厲。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不省。又明年。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其冬。事益迫。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為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僂臣不傷臣心。臣

被倅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使陳經為入奏。帝覽之惻然曰。忠孝乃出一門耶。詔免息死。遣戍雷州。越六年。遇赦還。家居專為德於鄉。年八十一卒。學者稱為忠惠先生。行可既脫父於死。越數年遷應天府通判。有善政。

倪元坦曰。先生受業於王文成。以理學為名臣。立朝勁節。罕有其匹。余與先生裔孫學博以昌。為外兄弟。備聞四鐵精忠。及京兆純孝。輒不禁為之流涕云。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年二十始讀

書。家貧燃薪代燭。挾冊躬耕。兄為吏忤知縣繫獄。爵投牒直之。竝繫。會代者至。爵上書訟寃。代者稱奇士。立釋之。資以膏火。益奮於學。立意為奇節。從同郡韓邦奇遊。遂以學行名。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笋生。推車糞田。妻饁於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起故官。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學士夏言尚書嚴嵩等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

中宵不能寐。踰月乃上書極諫曰。今天下大勢如入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竟成俗。賂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為欺罔。士風人心頽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今日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為欺罔。翊國公郭勛為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之民不憂恤。

而為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不覲朝。

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

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字殿之羅

洪先字達夫非死即斥。所損國軀不小。疏

入。帝大怒。立下詔獄。拷掠備至。梏鎖晝夜。

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爵氣定。故得再甦。

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以救爵箠死獄中。自

是無敢救者。部郎錢德洪字洪甫劉魁字快

晴周怡字順之先後以言事下獄。相與講學。

不輟。德洪先釋爵。願有以為別。德洪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游放，則心跡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作聖之功，其在此乎？爵敬識之。與魁怡讀書賦詩，如是者五年。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罷浹，復逮三人，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

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左右觀者為泣下。在獄又三年，高元殿災，帝恍忽聞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釋歸，歸二年而卒。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卿，謚忠介。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則獄中作也。

黃宗羲曰：初韓恭簡講學，先生往拜其門，恭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歎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回。人与椒山並稱，謂之韓門二楊。

當明氏中葉，直諫之士接踵而起，其侃

侃報國之志之死靡他。真足以使頑懦
知所興起矣。然其忠最烈而禍尤酷者。
莫揚忠愍公若也。今此編以公為首。因
錄馮揚二公以附焉。餘不能悉述。後皆
倣此。

遺言類記卷之二

安藝 吉村駿 輯

遺表

高忠憲公攀龍

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舉萬曆十七
年進士。授行人。言事謫揭陽。半載而歸。尋
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
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丞。天啓元年進
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孫慎行

字聞斯。號洪。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

澳。謚文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誅。歸獄從哲。給

事中王志道為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

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

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

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

差之挺。繼以美姝之進。終以崔文昇之藥。

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為鄭氏者。力鋤

其不為鄭氏者。一時人心如狂。但知鄭氏

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為陛下之孝。

而說者乃曰。為先帝隱諱則為孝。此大亂

之道也。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

居輦轂下。時從哲輩與援甚固。摘疏中不

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

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字爾瞻。號

介。關首善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

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

郎。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群擊魏

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曰。導忠賢為惡。而攀龍趙南星。竝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為義兒。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為知府。訐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順昌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沉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時年六十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

憲授世儒官。初攀龍與顧憲成字叔時。涇陽。諡端

文。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以靜為主。操履

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為一時儒者之宗。海

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每月

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為紀綱。立界。全

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

一正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為東林黨人。攀

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莊烈帝嗣位。

學者更修復之。

臣雖削籍。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

臨終與華鳳超。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

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大虛。本

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終此道

意。不能一一也。三月十六夜。攀龍頓首。

劉宗周書。高先生帖後曰。閱先生遺表。及別友人書。到頭學力。顧其言各有攸當。弗得草草省過。告君曰。願微屈平遺則。不忘君也。告友人曰。得從李范遊。不負友也。蓋以數子之義。自審其所處。則然而非。果以數子自況也。至云心如大虛。本無生死。先

生心与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也。往歲嘗遺余書曰。吾輩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此金針見血語。求先生於死之際者。當以此為正。又先生處化時。端立水中。北向倚池畔。左手捧心。右手垂下。帶口不濡。勺水。人多異之。先生平日學力堅定。故臨化時。做得主張。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臨終顯幻之法。求之則惑矣。余懼後之學先生者。淺求之。東漢人物。又或過求之。二氏孤中負先生臨岐苦心。持表而出之。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中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稅監高竊爪牙。不少貸。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

倖。清操皜然。乞假歸。順昌為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緹騎屢趣行。順昌瞑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曰。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督事。劾順昌削籍。內臣李實復疏參順昌。

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周宗建五人俱矯
旨逮繫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
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至吳中沸然
士民素德順昌聞其逮憤怒號寃者塞途
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
見撫牀為慟順昌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
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
良久令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改囚
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

赴使署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
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一鷺
懇其疏救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見
議久不決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
呼囚安在手擲銀鐙於地聲琅然衆益憤
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蠶擁大呼
勢如山崩緹騎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
人餘負重傷踰垣走知府寇慎知縣陳文
瑞素得民曲為解諭衆初散順昌乃自詣

吏又三日北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嚙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七日也。順昌臨死短章。祈以死諫。獄卒見而毀焉。在烈帝立。贈太常卿。詔謚忠介。長子茂蘭。

彭定求重刻周忠介公年譜叙曰。熹宗初。忠直名臣播列在朝。先後排擊。容魏。擢姦側目。其勢誠不容兩立。若公既解組歸田。稍自韜晦。以安其身。要不愧為特立獨行之君子。乃必危言覈論。不櫻兇鋒而止者。何也。蓋公之心。深憫夫宗社之將傾。乾

坤之幾毀。徒以身隱忍。自全其間。則耿孤哀。食息靡寧。故必助衆正而樂從之。嗚呼。計公之年。才四十三。自束髮屬志。縮帶論交。筮仕閩南。抵梧稅監。典司銓政。拂衣早歸。扶風霜茹冰燿。其養成浩然之氣。不以死生利害參其慮者。有素矣。遂得成仁取義。為天地間不可磨滅之人。孟子所謂百世之師。聞風者。頃廉懦立。不於茲攸屬與。○茂蘭。明史不詳其事。今節取彭南昉周端孝先生傳以附焉。

端孝先生諱茂蘭。字子佩。號芝齋。誕時父忠介夢一嬰兒自雲中下。故小字曰雲。方忠介官選司。先生年十六。承庭訓。以名節

自厲。忠介被逮。先生尾忠介舟。徒行至京口。忠介恐其俱死。麾之歸。屬以亟葬。先世喪。先生痛哭。江滸至。氣絕。良久乃甦。已歸。忠介喪還里門。先生泣血三年。慘動行路。莊烈嗣位。與祭葬。給廕謚。建祠賜額。先生以父讐未報。伏闕刺血。上疏請誅逆黨。倪文煥等。又疏請給三代誥命。時姚文毅公見其疏。血縷淋漓。避席盥手閱之。愀然曰。鼎湖勸進語無左證。非所宜言。先生曰。破

舌取血。更書以進。得旨。文煥即究擬正罪。並給三代誥命。於是同難諸公贈卹者。咸得如其例。云。既歸。遂竣兩世之葬。為忠介相擇賜塋。卜吉具禮。會葬者數萬人。次第督諸弟嫁諸妹。舊廬湫隘。昆季子姓聚居如故。既省試。屢被擯。或勸以廕入仕。先生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繼有詔纂修國史。閣部大僚上先生名。以母老辭不應。國變後。遂杜門不出。晚歲尤喜靜坐。喜讀

道言類記卷之三
先儒語錄。尤邃於易。年七十餘。月朔望猶走謁忠介祠。年八十二而終。歿前數日。謂子靖曰。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差可見先人於地下。將屬纊。復自語曰。今日方間。既瞑。夜半有氣如雲。冉冉上屬天。久乃滅。門人私謚端孝先生。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為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中登進士。轉兵科給事中。神宗疾大漸。皇太子未得見。漣與左光斗語東宮內侍。

王安曰。帝疾甚。而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無何帝崩。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帝崩。漣語周嘉謨等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托少主者。乃與劉一燝韓爌等共趨乾清宮。漣先諸臣排闥入。閤人持挺不容入。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為。閤人却。乃入臨。請見皇長子。王安給選侍抱持以出。奉駕入慈慶宮。漣議令選侍移宮。

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燬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選侍遂移居仁壽殿。明日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六日，漣與一燬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帝亦數稱忠臣，御史賈繼春以移宮一案侵漣，漣因乞歸，未幾起兵科都給事中。天啓四年進左副

都御史。是時魏忠賢已用事，群小附之。漣與光斗、魏大中輩務植善類，抑險邪。忠賢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漣遂抗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入，忠賢懼甚，泣訴上前。客氏又力為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漣愈憤，復劾之。自是忠賢日謀殺漣。五年，逆黨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鞠之，使引漣納熊廷弼。

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貧賊。楊大洪
我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許顯純乃
自為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
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
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考訊。躄無完
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
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
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覓出貲助
之。下至賣菜傭。亦為輸助。其節義感人如

此。崇禎初。贈兵部尚書。謚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中進士。授御
史。光宗崩。李選侍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
上言爭之。選侍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
召。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
若輩何為者。當是時。官府危疑。光斗與楊
漣。協心建議。排閹奴。扶冲主。朝野竝稱為
楊左。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鑑如神。
天啓四年。拜左僉都御史。漣劾魏忠賢。光

斗與其謀。又與高攀龍共發崔呈秀贓私。及忠賢逐趙南星攀龍魏大中。次將及漣。光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調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復搆汪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為雪涕。至則下詔獄。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之興鹿正。

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義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為獄卒所斃。年五十一。贈太子少保。謚忠毅。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國變後。為清主所徵。不起。天下稱為孫徵君。移家衛之共城。闢兼山堂。講易其間。耕稼自給。晚年講學夏峰。北方之學者。大槩出於其門。稱曰夏峯先生。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曰。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

數騎出微行入古寺。燕下一生伏案卧。文
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
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
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
夫。人曰。吾諸兒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
耳。及左公下。厥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閣防。
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
烙。且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炮。
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鏡。
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
牆而坐。面頰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
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鳴咽。公辨其聲。
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攬皆目光如炬。
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
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
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茲人構。
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
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

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
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
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
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
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
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
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
造。左公第。候太公。太公母起。居。拜夫人於堂。
上。余宗老淳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
獄中之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為諸生。讀書砥。
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萬曆。
中進士。官行人。天啓元年。擢工科給事中。

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疏劾大學士沈淮。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誅李可灼等。大為邪黨所仄目。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其門。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是時觝排東林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次骨。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書。又抗疏劾魏廣微。廣微愠益

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盡逐南星等。明年逆黨以大中為受。楊鎬賄。矯旨逮下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十人。比入酷刑拷訊。血肉狼籍。獄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莊烈嗣位。贈太常卿。謚忠節。長子學伊字子敬。為諸生。好學工文。有至性。大中被逮。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為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

完父賊。賊未竟而大中斃。學伊慟幾絕。扶
觀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
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
禎初。有司以狀聞。旌為孝子。

案先生被逮。抵錫山。景翁別於高橋之澗。
申以誨言。先生敬識之。蓋既有得乎主靜
之學。故其視死如歸者。亦不讓於師也。子
敬至性。好學。終以身殉父。嗟乎。有斯父而
有斯子矣。忠孝
出一門。感笑夫。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父正。苦節
自勵。急人之難。傾其家。不惜遠近。稱鹿太

公。善繼端方。謹慤。登萬曆癸丑進士。授戶
部主事。遼左餉中絕。廷臣數請發帑。不報。
會廣東進金花銀。善繼誓舊制。金花貯庫。
備各邊應用。乃奏記尚書李汝華曰。與其
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汝華然之。
帝怒。降善繼級。調外任。移疾去。泰昌改元。
復原官。天啓元年。清兵陷遼陽。以才改兵
部職方主事。大學士孫承宗理兵部事。推
心任之。若左右手。在關四年。承宗謝事。善

繼亦告歸。先是楊左之獄起。魏大中子學
 洵。左光斗弟光明。前後投鹿太公家。太公
 客之。與所善義士孫奇峰謀。持金走閔門。
 告其難於承宗。承宗善繼謀。借巡視薊門。
 請入覲。奄黨大嘩。謂閣部將投兵清君側。
 嚴旨阻之。獄益急。太公急募得數百金。輸
 之。而兩人者則皆已斃矣。至是善繼歸。而
 周順昌之獄又起。順昌善繼同年生。善繼
 又為募得數百金。金入而順昌又斃。崇禎

元年。逆璫既誅。善繼起尚寶卿。陞太常少
 卿。再請歸。九年七月。清兵攻定興。善繼家
 在江村。白太公請入扞城。太公許之。六日
 而城破。善繼死。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曰。嗟
 乎。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死。吾復何憾事
 聞。贈大理寺卿。謚忠節。

黃宗羲曰。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
 隔礙也。故人問其所授受。曰。即謂得之於
 陽明可也。先生與孫奇峯。交揚忠愍祠
 下。皆慨然有殺身不悔之志。嘗寄周忠介
 詩云。冢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裡尋。
 ○先生以封疆殉節。雖不雁奄禡。而其父

子與楊左二公風節相許故列諸此云爾

黃尊素字真長號白安餘姚人萬曆中進士天啓二年擢御史明年疏請召還劉宗周鄒元標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壑謚恭定又數陳邊事時帝在位數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四年力陳時政十失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既而楊漣劾忠賢被旨譙讓尊素憤抗疏繼之忠賢得疏愈恨時萬燬廷

杖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忠臣竟殞於兇豎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燬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疏入益忤忠賢意五年遣視陝西茶馬甫出都逆黨曹欽程劾其專擊善類遂削籍尊素蹇諤敢言尤有深識遠慮漣將擊忠賢大中以告尊素曰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揚公有之乎一不中吾儕無噍類矣萬燬

死。尊素諷漣去。漣不從。卒及於禰。大中將
劾魏廣微。尊素曰。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
攻之急則挺而走險矣。大中不從。廣微益
合於忠賢以興大難。會吳中訛言。尊素欲
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李實為張永。授以秘
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中。侍郎烏程
沈演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於是遣
使譙訶李實。取其本去。而疏入尊素等姓
名。遂被逮。使者至蘇州。適城中擊殺逮周

順昌折尉。其城外人。并擊逮尊素者。逮者
失駕帖不敢至。尊素聞即囚服。詣吏自投
詔獄。許顯純榜掠備至。已知獄卒將害已。
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六年閏六
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子宗義字太冲。崇禎
初。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寃。至則逆奄已磔。
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予謚。賜祭葬。尊素贈
太僕卿。謚忠端。宗義既謝息。即疏請誅曹
欽程李實。獄竟。設祭獄門。歸治葬事畢。肆

力於學。是時劉宗周倡道蕺山。以父遺命從之游。有二弟宗炎宗會。竝負異才。有東澗三黃之目。南都作防亂揭。攻阮大鍼。東林子弟。推無錫顧杲。字子方。憲成從子。後死難。天啓被難諸家。推宗羲居首。大鍼恨之。刺骨。後大鍼驟起。遂按揭中人。欲盡殺之。遂與杲竝逮。母姚氏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駕帖未出。而清兵至。得免。踉蹌還澗東。會孫嘉績熊汝霖。以師畫江而守。因糾合黃

竹浦宗族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人共呼為世忠營。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赴之。進左副都御史。俄而清兵圍建跳。城中危甚。置鞞刀待命。蕩湖伯阮駿救至。得免。時汝霖等死。宗羲已失兵。日與吳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當其從亡也。母氏尚在故里。於是陳情監國。得請。鍾巒延棹三板船。送之數十里。嗚咽濤中。遂變姓名。間行歸家。是年監國由健跳至滙洲。復召之。副馮

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埭不得請。後奉其
母返里門。於是始畢力於著述。復舉證入
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戢山餘緒。康熙戊
午。清主詔徵博學鴻儒。學士葉方藹厲以
詩。愆適就道。固辭以免。未幾方藹奉詔監
修明史。將徵之。備顧問。督撫以禮來聘。時
以母既耄。期已亦老病。又辭之。年八十六
卒。海內稱曰梨洲先生。

自揚忠愍公遭刑。而後揚左高周諸君
子。相尋罹於奄禍。國之元氣稍耗殆。職
於是流賊外夷之患竝臻。而明社遂屋
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後之為人
主者。可不深鑒焉哉。

通言卷之二

三

主昔世不...
吳...
...
...

